

所診察，謂肋膜炎尚有存水，因近二三日已怠於灸治，勸其繼續施灸。

經過：以後經過良好，數日已能自由起居。二十五日已照料漬菜。她的主人主張有流產的必要，因請數名醫師診察，僅一內科醫師謂有流產的必要，其他結核專門醫、婦科醫都主張沒有那種必要。遂未作人工流產。

（附記：以後經過良好，產一健康女孩，昭和十七年仍然健康）。

私見：這是輕症肋膜炎完全治愈的一例，因為妊娠已經五個月身體很衰弱，所以最初診察時，非常可慮，然而終於治好了。像這樣的病人，有令她繼續施灸的必要，因為雖然一旦痊愈，產後有再發的可能。

產後有再發的可能。產生小孩無論怎麼說，是這個患的過重的工作。然而人工流產，經過也未必能好。我曾經過因肋膜炎而臥床數年，屢次妊娠，而未作人工流產，却因此而很健康，產後却能離開病床而起居如常的婦人也有。當然灸療也是有效的。以外這樣病例也有幾人。由此可見只要不是危險的重症，我以為不行人工流產結果是很好的。

尚有關於一般肋膜炎患者的灸治，是極有效果的。特別是灸郄門，雖有三十九度的高熱，也是無防的。其次是肋膜炎病後的患者，作為強壯療法，施以灸治，是有效果的。我以為只要灸療，成為肺結核或脊椎瘍的病率，可使減半的。

要不是長沙市立中醫院挽救了我 我幾乎就成了歪嘴巴

兵子

七天以前，人家看了我都說：「歪嘴巴來了，歪嘴巴來了！」

我的嘴巴是怎樣歪掉呢？

我工作在湖南岳陽第一中學，二十多天以前——學校校慶的頭一天晚上，我因佈置展覽室耽擱了一晚睡眠，第二天，忽然右嘴角微微發扯，講話不方便；第三天，更利害一些了，吃飯時飯屑漏入牙根不得出來，並有飯從左嘴邊噴出，右眼也合不攏了，講話也就更困難了。我忙請人家看我臉上有什麼毛病不？

呀！你的嘴巴和鼻子都歪了……」

我聽了這句話馬上找了一面鏡子一照——哦！我，已經不像原來的我了。

我以為這也許是什麼小毛病，請校醫看看馬上就會好的。但校醫給我的答覆是：「要恢復端正是不可能了。」並舉出一個曾生過這病而已經死去的工友的事給我講，藉以證明他的話是有根據的。

第四天，我又去岳陽人民醫院檢查，回答也是：「我院無法治療。」

由於領導上的鼓舞和幫助，我決心到長沙去診治。

到長沙的第二天，進了湖南省聯合醫院，醫生告訴我這是顏面神經麻痺，因為右臉部神經全部麻痺，所以往左邊扯，這當然是對的，但他們研究了很多次，每次診斷給我的答覆都是：「你這毛病現在科學上很少有特效藥，老實說，我們是沒有什麼大辦法的。」我問：「湘雅（現湖南醫學院）怎麼樣？」

醫生說：「湘雅恐怕辦法也不多。」有一個醫生還說湘雅五官科主任得了這病也沒有什麼法子。他們最後安慰我：「不要緊，對生命是沒有什麼危險的。」

我耐着再待了一天，計劃次日內科主任來會診時徵求最後的答覆。結果像旁的醫生一樣，只是他多加了一句——「你還是回去好了。」

省聯合醫院都說沒有辦法，我想希望是不多了。但一記起自己嘴巴歪，眼睛合不攏，心裏猛然一陣難受，因為我不能再教書了。可又自慰着：「不怕，生命沒有危險，我還可以做旁的工作。」

離開聯合醫院住到旅館裏，一心決定回校請求領導上另調其他的工作。這天在街上蕩蕩，偶

爾發現一塊紅字白底的招牌：「市立中醫院」我呆了半晌，由於舊的影響，我平日也是不太相信中醫的。但西醫（俗稱）既已無法也就不妨試試吧？

過去以後，我見到了針灸科的譚敦文醫生，我把我會診斷的情況全部告訴了他，最後我問他：「有辦法嗎？」他滿有信心的說：「有辦法的，這毛病我們已經診好過很多了。」說老實話，當時我還有點不相信哩，心裏想想：「人家都說冒辦法，你却說得這樣容易，好吧！就試試吧！」

次日，我進了中醫院。經過每日一次針灸，又吃藥，又敷藥（敷藥是用黃醋調的，裏面有蜈蚣等小動物，據醫生說小動物可以刺激臉部神經恢復，黃醋有收縮作用。用他敷在已經麻痺的右臉頰，使嘴巴扯回來。）進院的第四天，我的嘴巴鼻子就已基本端正了。今天是我住院的第七天，右臉神經差不多已全部恢復如常。醫生已答應我後天早晨出院。

真巧，這麼多醫生（西醫）都說沒有辦法，中醫院幾天就搞好了。我懷着極愉快的心情，感謝中醫院，我並沒有變成歪嘴巴。

在我診斷時還看見三個和我一樣歪嘴巴同志，經過中醫院施行幾次針灸，也都逐漸好轉了。

由此，我回憶聯合醫院及其他診過我這病的醫師竟主觀武斷的說「不會好」，這種態度是不對的。我並非有意責難他們，或是想僅以此就來否定他們其他的成績。但由此便說明了一個問題：過去中西醫是沒有什麼聯系的，為什麼不瞭解中醫有辦法而介紹我去請中醫診呢？假如不是我自己找到，我不是成了殘疾，因而不能恢復現有的工作嗎？

科學本是一致的，而醫學在中國却形成中西兩大獨立系統，中藥舖不賣西藥，西藥店也沒有中藥，西醫有些忽視祖國中醫幾千年的經驗積累，中醫也有些過分保守各不相干，致造成中西醫完全絕緣的現象。這顯然是由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所造成的。

解放以來，人民政府已在大力改進和發揚中西醫工作，加強了對醫務工作人員的學習，我想我們中西醫務工作人員，一定要努力清洗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影響，互相交流，互相幫助，以滿足人民的需要，——這也是病人的要求。